

传据与信息整体观

——以达斡尔语为例

丁石庆 (中央民族大学)

DING, Shiqing. 2014. Evidentiality and modal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ur. *Altai Hakpo* 24. 93-102.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Evidentiality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have long been the focus of linguistic study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Boas and Sapir came up with the notion. Among researchers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definition, termin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grammatical categories. Evidentiality is proved a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human languages, though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coding systems for i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tiality and other grammatical categories, such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od, especially with modality. Both mood and modality are two grammatical categories conveying attitudes based on information sources which are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evidentiality study is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his suggests a multi-lateral interac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non-linearity of human language. But only one perspective has been adopted in most of the existing linguistic researches on evidentiality. Adopting a non-linear approach, this paper takes Daur as an example to study how evidentiality, mood and modality are multi-laterally intertwined.

Keywords: evidentiality, modality,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 non-linearity

1. 引言

1.1 论题缘起

本论题缘起于“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功能-类型学研究”(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专项启动金项目)的子课题——“达斡尔语传

据性研究”¹⁾。该课题特别关注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基本情态这两个情态、功能范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人发现该专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学界也存在诸多分歧和不同主张。尤其是有关传据范畴与语气范畴、情态范畴的关系更令人感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为上述个人阶段性研究过程的后续思考与分析成果。

1.2 相关研究评述

人类语言中的传据范畴及其功能等在博阿斯时代即上个世纪初就得到关注,萨丕尔等其追随者也都有论述。汉语学界最早在马建忠的论著中也有阐述人类语言的传信和传疑的功能的专题阐述。虽然语言学界至今在概念的界定、指称术语、其与其他相关语法概念及关系等诸方面仍存在许多分歧,但事实证明,这是人类语言中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只是其表达与编码方式各不相同。

现代语言学诸学科都曾对情态论题有所关注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专题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可提及的著名学者也有许多,其中, F.R. Palmer、J. Lyons、M.A.K. Halliday 等的论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国内汉语学界情态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彭利贞、徐晶凝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代表性。

但从目前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过往的传据性研究重于对形式的研究,语义的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综合性研究更是少有涉猎。另外,语言学界对该论题的解释也似有简单化或一刀切的倾向,缺少多视角的解释。

至于学界对达斡尔语上述相关论题也多有涉及,有些还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和有一定深度的思考成果。如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 1981年)、恩和巴图(1985年、1988)、欧南·乌珠尔(2003)等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均已涉及到本论题的核心内容,只是还没有将这些与传据范畴或相关概念联系起来。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达斡尔语的传据信息主要通过词法手段或句法等手段来完成,其语法化程度不高,抑或说主要依赖分析性手段,其中包括使用动词、副词、语气词、插入语、情态词,有时还需要借用其他语言的帮助。我们认为,达斡尔语的传据信息的表现形式具有多元性和语法化特征尚不明显等特征。

1.3 研究视角

浑沌学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创立以来,以直观和整体为基点来研究复杂性现

1) 笔者的课题阶段性成果《达斡尔语的传据语用策略》发表于《民族语文》2012年第6期;阶段性集体成果《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力提甫·托呼提、张定京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已于2013年出版。

象及各种非线性现象已形成一种研究范式（参阅苗东升、刘华杰 1994）。浑沌学所研究的诸如非线性、随机性、自相似性、分形、分叉、初始条件、耦合、涨落、奇异吸引子、平衡与平衡破缺、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蝴蝶效应等现象在语言的历史演化和共时运用中都普遍存在。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其演化进程中受到大量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参阅张公瑾 1997）。其中具有诸多复杂的且难以用以往现成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解释的现象。浑沌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则给我们对这些错综复杂之难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基础（参阅张公瑾 1998）。本文试引入非线性理论与方法中的整体理论，以达斡尔族为例论述人类语言中传据信息与情态表达的多重关系。

2. 据源与情态

人们的信息交流，大致上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通过相关信息的猜测或推理等进行。由于各种语言及其所操语言的个体或群体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对世界的不同观察视角和不同的理解。如此形成的言语形式构成了所谓言语传据形式²⁾，有些语言甚至由此形成了固定的语法范畴、语法格式或特殊的语义、语法内涵表现形式。但人类在语言的传据性信息来源（据源）具有很大的共性就是其在传递一种客观信息的同时可能潜在着某种主观性。这和据源的信息的本身的可靠程度相关。如传递的是通过视觉看到的信息，其可靠性较强，若是通过听觉、嗅觉或其他感官获得的信息，可能就会在可靠性上大打折扣。随着这种信息的可靠程度的不断减弱，或是通过二手还是三手等间接渠道获得信息，这时的传据信息就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这时的传据信息形式就可能会参杂着说话者明显的或潜在的主观态度或看法。如达斡尔语³⁾：

- (1) bi: mətər ənə aild xu: bollənmi.
我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
- (2) mini akamini uʃkəndə: gəd a:sən.
我的哥哥在县城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 (3) ʒə, əkə:, uʒ kənə! ədə: jo:ke: saikən amərɕabəi.
姐姐，你看，现在他睡得多么安稳呀！

-
- 2) 据相关研究成果称，传据性（evidentiality）在语法层的体现被称为“据素”（evidentials/evidential markers），表现形式为形态据素（morphological markers/morphological evidentials）和词汇据素（lexical markers/lexical evidentials）。
 - 3) 本文相关例证选取自恩和巴图《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和欧南·乌珠尔《达斡尔语概论》（哈尔滨出版社，2003）等。其中，对《达斡尔语概论》中的部分例证进行了技术上的处理。

- (4) ənə ɕak madən buk^w jum.
这东西非常结实。
- (5) uɕtu! əni: mak katʃ əibəi!
看！这才叫剪子呢！
- (6) əre:, ənə jamər sain dau jumə:!
啊呀，这是多么好听的声音啊！
- (7) kək^w miŋ xiɣ bolo:so:ɣ^wayəd warbəi ələŋ.
我儿子说长大了想当解放军。
- (8) əre: tər jawo: taljən mo:ke:
哎哟，原来他走掉了啊！
- (9) xalu:n udur bolbəi kaw də:.
看来今天是热天啊。
- (10) gərə: aiduɣ^w sanəbəi kawdə:.
他看来是非常想家。
- (11) təd ul itʃu jum.
他们是不会去的。
- (12) jin namd, ʃi əməl jau, bi: xwaistʃin, itʃgarminə, əldɕ xəlsən.
他告诉我，你先走，我在你后面跟着去。
- (13) “jin ənudur kuməl marəitʃbəi” əldɕ xəlsən.
他说今天要去采柳蒿芽。
- (14) xalu:n udur bolbəi kaw də:.
看来今天是热天啊。
- (15) gərə: aiduɣ^w sanəbəi kawdə:.
他看来是非常想家。
- (16) təd ul itʃu jum.
他们是不会去的。
- (17) tərke:nə: əs məddɕa:bʃi jə:!
难道那么点事你能不知道吗！
- (18) təd asa: aru:kun xu: biʃinsul.
他们简直不是人。
- (19) əwə:miŋ, əiməi dauti: biʃin.
我妈妈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 (20) ʃi: l^watʃda: sain ʃinʃi(biʃinʃi) jə:?
你的俄语不是很好吗？

以上例句至少说明两点：

首先，信息来源具有复杂性，有可能是亲历的，如例1、例2；有可能是间接经历的，如例3、例4；也有可能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其他感官感觉出来的，如例5—9；可能是通过风闻、报道或推测出来的，如例10—20。当然，以上例证还不能完全体现人类语言交际中更多的传据信息所具有的更复杂

和更为细腻的情态语义。

其次，这些信息游离于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即使是对具有相当确定性的信息也都可以赋予其一定的主观态度，或否定，如例 16；或估测，如例 17；或推断，如例 19；或质询，如例 20 等。

综上，我们认为，基于传据信息交流中所产生的各种情态语义，缘起于这些传据来源的“初值”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根据混沌学中对初值的依赖性原理，我们认为，传据信息中夹杂情态语义的内容或者说主观态度，就是由于情态对据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个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现象⁴⁾。

3. 据素与情态

在人类言语交际过程中，传据范畴是语言使用者来构建社会现实的手段之一。说话者可以根据交际需要与交际意图，在据素和零据素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选择用显性还是阴性、主观还是客观的据素来表达自己对所述信息的态度，以此来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甚至来影响他人的观点或意识形态。达斡尔语的传据性语用手段大致如下：

3.1 词法等手段

3.1.1 使用 xəl ~ əl “说”、a- “住”、bol “成”等动词。如：

(21) ənə əmi:durbun ɕuntuld nək o: ələŋ.

他叫我每四小时服一次这种药。

(22) tədni: nəuɕ irɣu ərind bi: uʃkən ʌsənbi.

他们搬来的时候我还小呢。

(23) təŋgər xalu:n bolɕabəi.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

3.1.2 使用各类语气词。如：

(24) tər mak morɕ də: !

4) “初值”又叫初始条件。混沌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即在系统的长期行为中初值的微小改变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被扩大，导致轨道发生巨大偏差，以致在相空间中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但无论距离有很大，其运动轨道都将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也就是说，其行为方式依然保持着初始条件的原始基因，这原始基因表现为行为方式而不是外表状态。

那才是匹好马呀!

- (25) ənə jaməir gərj jum də:!

这是什么房子啊?

- (26) ənə xu: eənd a:ɕa:yu: mo:ke:

这个人原来在那里呢!

- (27) tər ſinj aubəi əlsən bitəyſinj ſində:!

那就是你所要的那本书呀!

- (28) ənə utkai tər kəkʷə:

这就是那个孩子。

- (29) tər ul madyu arbunti: sauɕa:bəi.

他好像不知道。

- (30) tər jamər ſini: əs kursən gaɕſinjſinj biſin.

那也不是什么你不曾到过的地方。

- (31) xu:jə:s bu: gə:rdja: ələ:sə: kutſibi:!

不想落在人后头, 那你自己努力!

- (32) ənəſinj minj bitəymiinj biſin.

这不是我的书。

- (33) nar gatſirju uden a:ɕa:bəi.

太阳还没有出来呢。

- (34) tənd a:ɕa:yufin morj kə:!

那边那个原来是匹马呀!

- (35) ənə ʃa:ɕukʷ xu:ji:γ wo:.

这个碗是别人的吧。

- (36) əulən garsən, xʷar warbəi kaw.

云彩出来, 可能要下雨。

- (37) aʃa:ſinj mədbəi ɕe:.

你父亲知道吧。

- (38) ədə: xi:ɕ barɕabta: ba:?

现在你们快做完了吧?

- (39) səbinj xo: ul madyu ɕaki: ſebinj ke: jo:da: ʃj mədən .

连他的老师都不知道, 他的学生哪里会知道。

- (40) nami: kunu saikən ondlo:sənʃe:.

你可把我给骗了。

- (41) nidə:rə: uɕe:sə: mak mədbəi.

只有亲眼看看才能知道。

- (42) borotj da:rɕi: matj sain kuwunti: warkla: əmsbəiʃi jə:?

你冻坏了以后才穿棉衣吗?

- (43) ənə baiti: jama:r biſin xən ʃj ul mədən.

这事除他之外谁也不知道。

- (44) ani:n tʃiɣ təri: ul mædæn.
无论谁也不知道那件事。
- (45) bi: jɛ:f ul mædænbi.
我也是不知道。
- (46) tare:je:ja: tarjɔ̃ barsən aɕsɯl jə:ʔ
他们是否已经种完地了呢？
- (47) bæd ədə bitɣə: awo: talja: kənə!
咱们这本书拿了吧！

3.1.3 使用插入语。如：

- (48) sonsgud, bun, xig xwartəi ələn.
听说, 明天有大雨。
- (49) uɕsgud, onə nək ɕud xalun orsəl antga xədən udur a:bei.
看来, 这股热流还得待好几天呢。
- (50) ul də, dəl tʃiatʃəlgəd əi xəlɕa:bəi.
可不, 广播上也这么说呢。

3.1.4 使用情态词。如：

- (51) ʃin, əlsənʃin jay ɕuyjbəi
你说得完全正确。
- (52) xafil ənə suɣw baitəlyud sain.
还是这把斧子用起来方便。
- (53) jerye:nda: , ənə xə:ji bi: ʃamd usyulɕyɯ aifwəi.
说实在的,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对你讲。
- (54) “ʃi ul mædənʃe:, xukur utɣal ba:taʃin, utɣai tər ʃami: tarkəɕ albəi əlɕa:bəi.”
“你有所不知, 牛就是你的敌人呀, 正是它想打死你!”
- (55) ʃi: bun, banjnə urunnakw naimən ərinə:s əməl tənd kurubʃi.
你明天必须在八点钟以前到哪里。
- (56) bi: i:dən ərinno itfwəi.
我一定按时到。
- (57) nək sar tʃ jauɣu bo:ɕo:nwəi.
说不定要走一个月。
- (58) tər xu: gombo: mædbəi.
那个人可能知道。
- (59) ənə uryuli:min, ʃi: gombo:f bas sonsyɯ ude:nʃi.
我这个故事, 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
- (60) bi: ti:da: gaɕʃir ɕija:ni: itʃiɕ uɕsən uwəibi.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 (61) ba: <ija:ni: ul aittlaltfe:tfba:.

我们从来不互相串门。

- (62) bi: jo:tf xi:je:f ənə: xidʒ barʒi:mak jauwəi.

无论怎样也好,我是把这件事办完之后才走的。

- (63) namd xo:fke: uwəijin_j jerye:n.

当然不是我的过错。

3.2 句法手段

- (64) ərdkən bosyud asa: fi: banjni: buda idəʒ ʒabdyu a:sənfe:

假如你起得早点的话,你本来有功夫吃早饭的。

- (65) xərwlul fi:jaməi ʒu:r gar_j larkʰsən uwəi a:sə:sfin_j in saməi uʒidʒ loyu aʒ ja.?

如果你没有向他招手的话,他会看见你吗?

- (66) xərwlul fi: baldəʒ ul wanəyud a:sə:, kule: ul tʃaklo:yu a:sənfe:.

如果你没有滑倒的话,你本来不会把腿摔断的。

- (67) xərwlul itʃyuisin_j mədyud a:sə: bi: more atʃirʒ uk^wyu a:sənmi.

如果我知道你去的的话,我本来会把马牵来的。

- (68) iniəi jawguin_j mədəsən a:gasa: , samd ʒa:yu a:sənbi.

我要是知道他走,就告诉你了。

以上例证说明,达斡尔语虽然不具典型的传据范畴,形态也趋于简单,但表达传据信息的据素在句中的位置较为灵活:即可作为插入语,出现在句首和句中,也可作为谓语或合成谓语出现在句尾。据素的形式即可独立出现,也可形成组合形式出现,并有承担“确认性标记”的语法化趋势。

另外,我们还可看到在达斡尔语中还有借用于满语、汉语等语言的据素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不多也尚不稳定。如例 54 的 *utyai* (~*utkai*~*utai*) “就是,正是”,例 55 的 *urunnakw* “应当、必须”,例 63 的 *jerye:n* “当然,显然”等均来自满语;而例 38 的 *ba* “吧”,例 52 的 *xafil* “还是”,例 56 的 *i:dən* “一定,必须”,例 58 的 *gombo:* “管保”,例 59 的 *gombo:f* “管保是”等均来自汉语。它们一方面佐证了达斡尔语与满汉语言接触的背景及满汉语言对达斡尔语的影响深度。另一方面也可据此推断,这些满汉借用形式应该晚于其他达斡尔语固有形式,抑或产生于达斡尔族普遍兼用达/满/汉等语言之后。⁵⁾

5) 达斡尔族兼用满汉语言背景可参见笔者著述的相关章节(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

以上语言事实说明,人类语言的传据信息与情态的共现或交叉重叠是其核心常态特征,体现了传据与情态彼此不可或缺的整体性。

以上语言事实说明,人类语言的传据信息与情态的共现或交叉重叠是其核心常态特征,体现了传据与情态彼此不可或缺的整体性。

4. 结论

纵览以往学界对传据范畴专题的研究成果,在其归类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将其归入命题情态的下位范畴的(F.R. Palmer),有将传据范畴与主观情态归为一类,作为情态的第三层次的(Simon. C. Dik),也有学者将其与情态截然分开,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Alexandra. Y. Aikhenvald)。笔者认为上述分歧可能出自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但共性是缺少整体的视角,将其作为独立范畴的主张对传据的特征认识应该更深入了一层,但将其与情态截然分开的主张却又使人觉得不尽如人意。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从据源与情态的关系,还是据素与情态的关系都证实了传据与情态表达是形影不离的一个整体,且系具有跨语言共性的人类语言特征之一,适宜将其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抑或叫做“传据情态范畴”。至于其与相关情态范畴的关系有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力提甫·托乎提、张定京/主编. 2013. 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恩和巴图. 1985. 达斡尔语话语材料.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恩和巴图. 1988. 达斡尔语与蒙古语.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欧南·乌珠尔. 2003. 达斡尔语概论.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苗东升、刘华杰. 1994. 浑沌学纵横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北京:昆仑出版社。
- 张公瑾. 1997. 浑沌学与语言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61-65.
- 张公瑾. 1998. 导论 走向 21 世纪的语言科学. 文化语言学发凡 3-17.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仲素纯. 1981. 达斡尔语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

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达斡尔族个案研究》2006), 在此不赘。

Palmer, Frank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NG Shiqing

Depart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27 Nanda Street, Zhongguan-cun, Haidian-qu

Beijing 100081 P.R.China

<dshqing@sina.com>

Received 23 February 2014;

revision received 25 May 2014;

accepted 12 June 2014.